

三遂平妖传



罗贯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丛书

三 遂 平 妖 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 2 0 1 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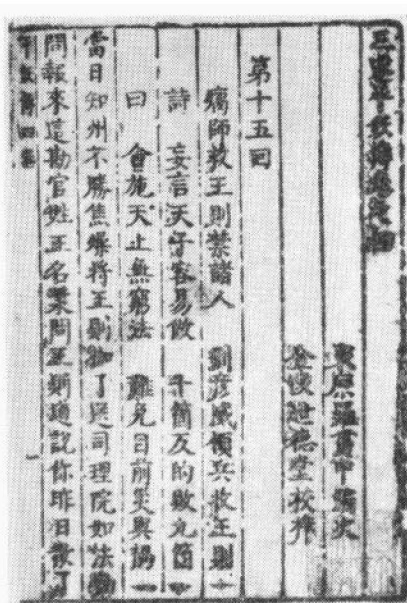
1983 年12月第一版 1983 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20,000 册

统一书号: 10209·39 定价: 1.9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神怪故事的形式演述北宋仁宗时镇压胡永儿、王则夫妇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其中不少民间故事传说，语言质朴，风格与宋元话本相近。它与流行的由冯梦龙增改的四十回本有很大不同，是海内孤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冯氏改编前的原貌，通过比较，还可以了解冯的写作思想以及对冯本中某些前后不符、疑难字句等问题给以一定的澄清，为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本书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王慎修刻本整理，附有书影、插图以及同四十回本的比较和有关的小说史料。



書 影

左：《三遂平妖傳》第一回的回首，前有羅貫中、王慎修署題，版心記有刻工姓氏、字數“范刊三百”。是精致的補刻。右：第十五回回首，前有羅貫中、金陵世德堂署題。是原刻。原書半叶框高約19.5厘米、寬約12.5厘米。



第一回“胡员外典当得仙画”插图。补刻。右下角有“金陵刘希贤刻”署题。原图占两个半叶，半叶框高19.9厘米、宽12.4厘米(下同)。



第八回“山神庙张鸾幻双月”插图。原刻。



第十一回“弹子和尚见善王太尉”插图。原刻。左下角有“金陵刘希贤刻”署题。



第十二回“弹子和尚往见李二夫妻”插图。原刻。

前 言

一

演述北宋时王则于贝州起义的小说，大约在南宋时就已经产生了。据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的“小说开辟”篇，于所记约是南宋时“说话人”所表演的小说节目中，在“妖术”一类里已有“贝州王则”之目，根据其分类的情况来看，当时所表演的这一小说节目，疑其内容当也是以“神魔小说”的形式来演述赵宋王朝镇压王则所领导的贝州起义运动的故事，这已经是和现今所流传的《平妖传》内容性质近似了。

现今所流传的古典小说《平妖传》，据原书记载，其著者是罗贯中。罗贯中是元末明初时著名的小说、戏曲作家，而由今所见的《平妖传》小说内容来看，罗氏之著作此书，也是吸取和继承了宋、元以来有关记述王则起义的史料、民间传说、小说故事以及见于某些笔记小说中的神异故事来加以融合、整理而写作的。

但《平妖传》虽是罗贯中的著作之一，可是以往由于此书的通行本绝大多数都是在明末时经过冯梦龙增补的四十回本，并非罗氏作品原貌，因而致使要根据罗氏的这一著作来进行有关罗氏生平与作品的探讨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困难。

罗氏原书，据张无咎为冯梦龙增补本《平妖传》所写的“叙”

II

中说,“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但这种旧刻二十回本的《平妖传》甚为少见,迄今国内仅北京大学藏有此书一部,从未印行。因此,曾亲见此书并在著述中加以论证的,实际却是很少的。

这部书原为马廉所藏。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小说、戏曲收藏家,他在得到此书后,曾把自己的书室题名为“平妖堂”,自署为“平妖堂主人”,可见其对此书的珍视。马先生逝世后,他所收藏的小说、戏曲书籍,全都让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其中也包括这一部明刻四卷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传》在内。

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传》,内容是反对人民起义运动和称颂赵宋王朝对起义运动的镇压的。但在其叙述中,从某些角度也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凶暴贪婪和军队中的腐朽情况。如书中所写的当时贝州知州张德(《宋史》中名张得一),不仅平时“取办一应金银绢帛物件,俱不肯还铺行钱钞,害尽诸行百业”,而且是“每日不理正事,只是要钱”,因此满郡人都骂他是“绉罗裹定真禽兽,百味珍馐养畜牲!”驻军的薪饷供给全被贪污,军士们诉说“役过了三个月日,如今一个月钱米也不肯关与我们”,及至去讨时,反而被“只顾赶打我们回来”。(第十四回)可见当时王则所领导的贝州起义,实际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本身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压榨,因而才爆发的。对于当时的贝州起义运动,演述者是采取了敌对的态度,但也终于认识到这次起义是“农夫背上添军号,渔父船中插认旗!”(第三回)这正和以往为专家学者们所特别指出《水浒传》第七回中说反抗赵宋王朝封建统治的梁山泊起义军是“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一样,不仅是见于两书的字句几乎全同,而且更主要的是说明,贝州的起义军和梁山泊的起义军,在反抗赵宋王

朝封建统治的本质上是相同的。

此外，在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传》中，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故事传说的描写叙述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也都保存了不少可供研究参考的内容。

此次的重印此书，主要是想为中国小说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参考资料，如读者同志们因此而觉得是对有关罗贯中及其作品的研究新增添了较为可靠的文献依据，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二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的重印，不仅使我们重新见到了罗氏原著的面貌，而且原书在内容上也是颇具特色的。

首先是它在文字上有很多地方胜于冯梦龙增补本。如冯补本第二十七回中所述瘸师左融向任迁购买蒸食点心的一段，文中说瘸师把买来的“炊饼”（即“蒸饼”）弄脏了又要退换，“任迁道：‘弄得腌腌臢臢，别人看见须不要了！’安在前头差儿里”。“差儿”不知是什么东西。查二十回本，这里的“差儿”原来是作“簋儿”。“簋”（音cuō），《类篇》说是“筯属”。“筯”与“从”下着“旅”字通。“从”下着“旅”字，《方言》说是“盛饼筯也”，《集韵》说是“盛饭器也”。可见小说这里之作“簋”的乃是原文，作“差”的，是误字。冯补本以下接述瘸师把炊饼向任迁退换了“馒头”（即普通话中所称的“包子”），说“瘸师接得〔馒头〕在手里，又捻一捻，问任迁道：‘哥哥！里面有甚的？’任迁道：‘一包精肉在里面。’”这话看去也还明白。但在二十回本中，“一包精肉”原作“一色精肉”。案这里所谓的“一色”（即“全部是”、“纯粹是”之意），与“诸色”（即“各样的”、“各种的”）相对，乃宋元人所习

IV

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有“卖一色好酒”之语，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面食店”条有“专卖诸色羹汤川饭”。又“荤素从食店”条有“诸色点心”等语，都可证明作“一色”的之比作“一包”的更为正确。

冯补本中有不少在传刻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字，这些误字有时甚至是影响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而根据二十回本却可以得到订正或使存在的问题得到程度不同的解决。如冯补本第二十九回述杜七圣行法卖符的一段，文中有“杜七圣道：‘看官休怪我久占独角案，此舟过去想无舟趁了，这家法卖这一百道符’”几句。由于“趁”字可以释作“趁机”或引申释为“顺便搭乘”，所以在通行的标点本中，有的便把“趁”字连上读了。但这样断句又使人对下面的“这家法卖这一百道符”一句难于理解了。查二十回本第十一回，这一段文中的“趁”原作“逞”。这就使我们恍然大悟明白，原来文中的“休怪”、“此舟”云云是两句对句，“我”字是“衬字”，“逞”字应属下读。全文应作“杜七圣道：‘看官！休怪我久占独角案，此舟过去想无舟。逞了这家法，卖这一百道符！’”这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由于这一个字之得到订正，因而才把这一段话的意思弄明白了的。

其更使人难懂的，如冯补本第三十六回，述文彦博兵围贝州，王则战败被困，有两句对句是“刀添三个军，人用七分威”，这两句令人难解。检二十回本的第十八回，此两句作：“刀添三个□，人减七分威。”（句中空文原为墨钉。）据此可知冯补本此文的下句，显然是传刻中的“形近致误”，其上句在二十回本中虽然也还不能明白其全句的意思，但至少使人知道此处原有缺文，因而不解其意。而冯补本之把此处的缺文补作“军”字，就更是让人难于理解了。

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传》并不仅只是在文字上有很多胜于冯补本的地方，而且在内容上也还保存有若干可据以订正冯补本中因增补改写而产生的前后矛盾之处。如冯补本第三十回述卖青果的李二告密，缉捕使臣温殿直率领做公的和李二同去客店捕捉弹子和尚一段，上文明说是这一行人“竟来客店左侧一个开茶坊的铺里坐了，叫做公的外面去看那和尚”，下文却又说是“李二慌忙入茶坊里见温殿直道：‘告观察！那和尚来了！’”使人看了这一段之后，弄不明白去茶坊外面去看的人究竟是做公的还是李二。查二十回本，原来这里是说众人既到茶坊之后，“交李二走来走去看那和尚”，这就和下文所说的李二入茶坊里去报告云云的情况相合了。据此可知，在冯补本中也还存在着某些因改写而致使前后文意不合的地方。

又如冯补本第三十六回，述“多目神”于搭救了文彦博之后，又在银盆中题名并写下攻克贝州的“谶语”。这里明明说是“中间写着‘多目神’三个大字”，“旁边又有六个小字，写道：‘逢三遂，妖魔退。’”可是在同书第四十回中却又说是“正应多目神之言：‘逢三遂，可破贝州’”，前后文中所说的文句、字数都不符合。查二十回本的第十八回和第十九回，这两处都作“逢三遂，可破贝州”七字。据此可知，上述两处都作七字的，乃是旧本原文，而冯补本中这两处文字的前后不一致，乃是由于在改写时只改了前一处，其后一处则是未经改写而且是未及检查统一的原故。

以上所举的冯补本例句，都是取自刻印时代较早的清刻八卷四十回本《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的。至于一般时代更为晚出的坊刻四十回本，其内容的讹误之处更多，现只略举两例。如二十回本第三回，述胡永儿行法变得三贯钱之后，“〔胡〕员外不胜欢喜，便取去余米买柴”，这两句在清刻八卷本中尚是相同

无误，但在有的通行本中，却把此文中最末的七个字误为“便取赤狸果买柴”，以致使人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又如二十回本第五回，说巡军张千、李万在夜巡时发见安上大门城楼屋脊上有两个人，张千拈弓搭箭，“看清，只一箭射去，不偏，不歪，不邪，正射着憨哥大腿。”句中的“邪”字，显然是“斜”字的同音假借字。在清刻八卷第二十三回中“邪”字尚沿用，但“邪”下，衍一“不”字，成了“不正射着憨哥大腿”，这已经是有失原意，而在有的通行本中却认为“邪”是误字而删去，又把“不歪”两字重出，于是将这几句改为“不偏不歪，不歪不正，射着憨哥大腿”，这就比原文的意思差得更多了。由此可见这一部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存了罗贯中的原著面貌；而且也可说明，《平妖传》这部小说，在增补、改写之后，经过辗转传刻，版本纷繁，在某些坊刻本和根据坊刻本重印的本子中，所产生的讹误也就更多了。

三

此次所据以重印的原书，是明万历间刻本，卷端书名题作《三遂平妖传》，共四卷二十回。书首有“武胜童昌祚益开甫撰重刊平妖传引”。卷一至卷三各卷，正文前题“东原罗贯中编次，钱塘王慎修校梓”。第四卷正文前题“东原罗贯中编次，金陵世德堂校梓。”正文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正文中有合左右两个半叶为一幅的插图，共三十幅。在第一回“胡员外典当得仙画”插图中的右下侧、第十一回“弹子僧摄善王太尉钱”插图中的左下侧；第十七回“文彦博、曹伟率军出征”插图的右下侧均记有刻工姓名云：“金陵刘希贤刻”。第四卷之第四十四叶及自第四十七叶以下残失。

这个本子是现今所见《平妖传》的最早刻本，从其版刻风格、插图方式以及卷端题名前后不同等情况来看，都和明万历年间金陵世德堂刻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相类似，此《西游记》书首有“秣陵陈元之”序，序末所署年代为“壬辰夏”，即明万历二十年（1592）。据此，则这一《三遂平妖传》的刊刻年代，当亦距此时不远。由于《三遂平妖传》卷端有三卷题为“钱塘王慎修校梓”，最末一卷又题为“金陵世德堂校梓”，因此在以往的学术论著中，有很多人称此本为王慎修刻本，但也有一些人根据此本卷四所题而称之为世德堂刻本，实际都指的是这一个本子。

从明嘉靖晁璠《宝文堂书目》中可见有“三遂平妖传上下卷”、“三遂平妖传南京刻”的记载，因此可知此书并非历史上的最初版本。这从本书卷首童昌祚的《重刊平妖传引》亦可证明。再从此本内容看，其自第七回以下，几乎在每一回中都有因所据底本有缺文而致使此书也有缺而未刻的“墨钉”（只有四回没有“墨钉”），其中最为明显的，如第十八回里“刀添三个□”一句。这都可证明此本传刻之晚。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此本虽然不是《平妖传》的最初版本，但在某些方面却保存着这部小说的较为原始的面貌。如此本虽已分回，但其回目造语生硬，对仗不工。像第四回的作“胡永儿剪草为马，胡永儿撒豆成兵”，第十九回的作“文彦博偶遇诸葛遂，李鱼羹献计擒王则”，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又如，从此本内容所述的情节来看，也还往往有疏忽的地方。像第一回述道人到胡员外开设的解库去当画，说明“要解五十两银子”，解库主管认为“若论这一幅小画儿，值也不过值三五十贯钱”，因讨价还价悬殊而发生争执。可是据后文第十二回中又说“当时东京一贯钱值银一两”，那么“三五十贯钱”和“五十两银子”也就差不多了。这些粗糙和疏忽之处正也

反映着它还是保存着旧本面貌的。

此本虽从原书的大致情况来说，是明万历间刻本，但其中却有不少是清代补刻的叶子。辨识起来，其第一卷的全部和第二卷第十八叶以前（即至第七回圣姑宴请卜吉的“赞词”中“独早排金银器皿”一句中的“早排”为止）的各叶，字体和版刻风格，比起以后各叶迥然不同，当都是补刻的叶子。这些补刻的叶子，文字部分每有误刻（如第五回中把“官司”误刻为“官可”，第六回中把“丈夫”误刻为“文夫”等），其插图则更是线条呆滞生硬，远不如原刻那样隽秀圆润。

这个本子在全书之前还保存一叶书名叶，这个书名叶中间一行大字题“平妖传”，右面一行小字题“冯犹龙先生增定”，左面一行小字题“本衙藏板”。可见这个本子不仅是在冯补本已经刻印之后的印本，而且也是在冯补本盛行之后，某一书坊将这个旧刻的二十回本冒充冯氏增补的四十回本印行出售，因而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的。

在这个明刻本中，文字有一些残缺之处，此次重印，我们都据冯补本的有关部分尽可能的作了校补。所据以校补的冯补本是：

1. 《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八卷四十回

正文前不题撰人，书前有“楚黄张无咎”叙，图十叶，共二十幅。正文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有行侧批。这个本子在清代所刻的通行本中，刻印较早，流通较广，影响较大。如清“光绪戊子”（十四年，1888）“苏州绿荫堂重刊”的“《绣像平妖传》”，即是全照此本翻刻的。

2. 《映旭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

此本不分卷，正文前也不题撰人。书前有张无咎叙，似覆

明刻，内容较清刻八卷本略有异文。图亦十叶、二十幅。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有行侧批。这个本子内容和刻印时间上都早于上述的清刻八卷本。

在对此书的校补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王世厚同志的大力帮助和多次商讨，又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赵凤仪同志、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同志、何洁衡同志、周永喜同志的热情支援和提供有关的书刊文献，谨在此向他们致谢！由于我个人的学识水平和所见所知的限制，在工作中必然还会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也希望能得到师友和专家们的教正，以便今后改正。

张荣起

1982年12月31日于北京西郊